

傷寒論淺注補正

R2-51

6-1

陽春論義集注

千頃堂書局

欽命

二品頂戴 賞戴花翎 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 蔡

鴻

諭示諭禁事案據干頃堂書局稟稱竊於光緒二十五年向汕海山房王購定中西醫五種書底一付按是書係廣延岐黃名宿從中西醫書刪繁節要并參以己所心得之家創輯而成其中分部析類簡易精當足資瀏覽故重價購出出售號恐奸商翻印漁利稟請給示諭禁等情當以所列醫書是否可以行道濟世批飭上海蘇州府醫學研究會查復核辦去後茲據上海縣照准該會紳董李鍾珏等呈稱於閏年醫書中擇其學有根底者詳加考校並等又反復細勘第一種醫經精義以面圖之送驗該中醫之理隔虛室以中學之元微摘西醫之治多疏畧洵屬不偏不倚第二種本草問答論病頗有條理氣味形性各得其宜第三種金匱要畧淺注補正第四種傷寒論淺注補正全匱傷寒論而高註求林立而推陳修園淺註最為詳備茲則正其舛誤補其罅漏參以神明述衷於中西醫學之中尤稱明白曉暢第五種經證論本內證兩經條分縷晰雖間有甚難之處亦不難乎正統經之此書融貫中西醫書縱未能集醫學之大成而以之行道濟世尚不致有流弊等情復請核辦前來合行給示諭禁為此示仰書局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毋許將干頃堂印書中西通醫書五種翻印漁利違者查究切切特示

光緒叁拾肆年陸月

印

日示

傷寒論淺註補正序

醫為活人術。迄今醫道晦盲。活人者反以殺人。曷勝浩歎。章素嗜醫。寢饋有年。每讀仲師傷寒金匱。不得其旨。參求註解。愈多愈昧。惟陳修園淺註。較明奉為主臬。乃讀之既久。又生疑竇。以之臨證處方。尤多枘鑿。不禁廢書三歎。以為斯道不明。勢誠無可如何矣。復游海上。竊見中國皆今人。不及古人。西洋則今人更勝古人。製造之巧。格致之精。實為中國所不及。則其醫學亦當高出於中國。迺於醫院藥房。留心咨訪。求其證論。考其方書。器具則精妙無比。治法則顛預異常。始知尚形迹而畧氣化。凡五運六氣之神妙。西醫概未能曉。吁。中醫既不明。西醫又不識。軒岐活人之術。反以殺人。悲夫。戊子秋。唐容川兄經滬上。容川己丑進士。前為諸生。名聞三蜀。列門下者恒數十人。與家兄雲笠通譜。余每過從。知其能醫。究未知其精也。迄晤海上。時每有疑證。問之輒應如響。凡人

身臟腑經絡明若觀火且其談三焦更能發人所未發皆以西醫

之形迹印證中醫之氣化章不能療者一經容川診治沉痾頓

除人俱驚為神奇章則津梁奉之矣常言仲師書淺註雖佳不無

遺誤必再補正乃善余著有中西匯通醫經精義閱之自悟章受

讀一過再讀仲景書前不能解者大半可解乃歎仲景之書如鎖

此其鑰也真鴻寶歟遂石印行世又為之請曰醫理雖明醫法未

備何不從事傷寒金匱將所謂補正者筆之於書豈非大千世界

火坑中生青蓮耶蓋醫病止愈一人不如醫醫其功當倍於醫病

補正云者原以醫前之醫即以醫後之醫既醫醫愈矣將已愈之

醫治未愈之病其所活當不啻恒河沙數越兩寒暑補正書成捧

讀之下疑團氷釋實為軒岐功臣足以羽翼仲景醫道當從此昌

明使活人之術不致殺人則天下幸甚後世幸甚

大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仲夏夔門鄧其章雲航謹敘

傷寒淺註序

周禮疾醫中士八人。隸於天官。秦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而陰淫寒疾。實居其首。知醫之道。通於天。醫之業。屬於士。而醫之治。可統於寒也。修園以名孝廉。宰燕。素精於醫。夫民之疾苦。深知者。莫如宰。剛柔輕重遲速。尋其脈絡以治之。而疾苦可去。元氣可復。修園精於醫。其治民可知矣。修園既解組。自以治一邑之疾苦。其治猶小。因於方脈諸書。悉心研窮。而呼籲之求。有投輒應。且將所著公餘醫錄四種梓之。以醒庸俗。復取漢張仲景傷寒論原文。辨其魚魯。分其章節。期於解前人之惑。而不至貽誤於後。修園之心。何其大而遠也。余視學入閩。因署中診視。獲與修園接。一日出所作傷寒論淺註。屬余弁語。余不知醫者也。然觀淺註之提綱挈要。條分縷析。覺傷寒一書。無不一一瞭如指掌。仲景為郡守而作論。修園為邑宰而作註。其拯救斯民之心。先後一轍也。夫天氣始於冬至。而一陽初動。寒於是乎始來。以此作論。而百病之權衡在焉。明天道之陰陽。治民生之疾苦。非讀書深識之士。烏足與言仲景之書哉。是為序。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福建學政加三級紀錄八次長壽韓鼎晉拜謨

長沙方註小引

漢藝文志云。湯液經出於商伊尹。皇甫謐謂仲景論伊尹湯為十數卷。可知傷寒論金匱要略諸方。除崔氏八味腎氣丸。侯氏黑散外。皆伊尹之遺方也。伊尹因內經止有十二方。詳於鍼灸而略於藥。遂宗神農經旨。專以湯液治病。補內經所未及。長沙得其真傳。可謂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矣。然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後從心變化而不窮。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明證。明明提出大眼目。讀者弗悟也。然而可以謂之方者。非聖人不能作。非明者不能述。其藥品。察五運六氣。而取其專長。其分兩。因生剋制化。而神其妙用。宜湯宜散宜丸。一劑分為三服。兩服。頓服。停後服。溫服。少冷服。少少嚥之。服後啜粥。多飲水。煖水之類。而且久煮微煮。分合者。去滓再煮。漬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漿水。潦水。甘瀾水。麻沸水之不同。宋元後諸書多略之。而不知古聖人之心法在此。余同周鏡園飲中暢明其義。歸而乘興韻之。其詩為藥證分兩煮法服法等所限。弗能工也。戊辰歲。余服闋。復到保陽供職。公餘取傷寒論原文。重加註疏。書成附此六卷於後。命男蔚按

方而細註之。俾讀傷寒論者。於人略我詳處。得一提便之法云。修園陳念祖并題。

補曰。修園此引。原載傷寒方歌括中。今因方証當合勘。故取其方註。編入原文。合為一書。以便查對。並將此引亦採入焉。意在專為仲景之方証發明而已。故不存修園本書面目。讀者當知著書各有本意。若要觀陳書舊本。則自有陳書在。幸勿議吾書之割裂也。

仲景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賈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狗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灰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

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則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歿亡。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丘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賫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

器。悉委凡醫。恣其所措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字。兩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采。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夫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殫了多少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而己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者己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行上。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去行。即使欲行。而思求經旨。以行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鈍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鈍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身與心。從愛身

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覓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是全論中火候。要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得之。不是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憂護異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鄉愿來。以賊吾論中。千百世後。恣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懲艾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闢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闢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序始。

按程郊倩名應旌新安人也。善讀書。神悟過人。但變更仲景原文。以為註疏。未免聰明誤用。而少陽太陰等篇。尤多葛藤。不可為法。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許為賢弟子。後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補曰。仲景序中。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此數句已括全書大義。蓋傷寒以六氣立論。而此序則以五行開宗。五行為體。六氣為用。人稟五行而有五藏。然後有六府。有五藏六府。遂有經絡俞穴。而成為三陰三陽。總皆秉天之陰陽。以為

人身之陰陽。其間藏府經俞。貫通會合。必先洞悉。而後可見病知源。病之用藥。亦因藥在萬類中。同稟五行之運。故借以治人之病。要皆天地萬物。陰陽一體之義。仲景此數句。最有包蘊。故曰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高才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吾於各經篇首。特補總論。以明此旨。

正 曰鄧雲航云。仲景自序。明言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蓋傷寒六經為六卷。後附三章為一卷。金匱要略九卷。二書共合。恰得一十六卷。金匱當是雜病論。即以此序之卷數而知之也。金匱之名。亦疑後人所加。又觀傷寒論後。痙濕喝篇。仲景曰。此三種宜應別論。以與傷寒相似。故見於此。所謂應別論者。即謂應列入雜病論也。故復於金匱之首。列此三證。足見金匱。即是雜病論。嗣經王叔和。添辨脈平脈等證。冠於傷寒之首。而傷寒之卷數已亂。又不知何人。將雜病論題為金匱要略。復於卷後。添俗傳雜療方。為第十卷。狗尾續貂。混誤已甚。陳修園刪去辨脈平脈等篇。詢有卓見。而猶存雜療方。不免遺累。且陳書分卷。亦與仲景未符。今應刪去雜療方。將傷寒論。依六經分為六卷。後附三章。又為一卷。合之金匱九卷。適符仲景原文。一十六卷之數。然則仲景二書。實為合集。仲景此序。亦是合序。並非單序傷寒也。讀

者將兩書合讀。則融會貫通。毫無遺義矣。雲航此說。至為精確。當即從之。將二書卷數釐正。復還其本來面目。願與天下讀者。共訂證焉。

淺註凡例

一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藝文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另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補其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削之。

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其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其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成無己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庵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

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咎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己註傷寒論。不敢稍參意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熱。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庵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過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交會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其章節。原文中襯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藥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言三陰三陽。各因其藏脈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與決。幾不知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

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血氣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易。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熱實寒虛。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疾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問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二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著眼。

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已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謾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採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